



左图：刘震云的外祖母（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）。

子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。”

姥姥是刘震云最亲的人，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；参军前十几年在西老庄村成长的岁月，是他一辈子人生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，让他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，牵肠挂肚惦记了一辈子。在小说和电影《一九四二》里的结尾部分，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。姥爷死得早，姥姥熬寡多年没有孩子。一次在路上姥姥看到有个被遗弃的小女孩，只有三四个月大，她腿上烂了几个大窟窿，窟窿里生着蛆。女孩哇哇地哭，姥姥把女孩抱回家，养到她成家生下刘震云，又接着把刘震云养到当兵离家。三年灾害期间，姥姥背着年仅八个月的刘步行四十里，从延津县城一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。“没有姥姥，我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。”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姥姥之于孙子刘震云，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，那是爱、温暖和饥饿、贫穷共同铸就的生活记忆，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亮光芒。

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，在村里受人尊敬，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每年一到农忙季

节，她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——她弯着腰割完一垌地的麦子，速度奇快，一刻也不停歇，回头看，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工，才将将割到一半。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，为什么速度这么快。姥姥告诉他：“割麦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能直腰。再苦再累要忍住，你起身直了一次腰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别人在休息抽烟的时候，你还得继续不停歇，不断坚持割。”

姥姥不认识字，没什么文化，但做人认真，说话朴实。刘震云五岁时，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，接收5—12岁的学生，学费五元。街坊四邻议论纷纷：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闲钱去上学？在大户人家当过长工开过眼的姥姥没说话，卖掉了头上戴的银发簪，得了五块钱，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。“当时我个子矮，坐在第一排，字都学不会。我就回家，在月光下拿书翻给姥姥看，她也不识字，所以我们俩在那共同看着字为难。然后她说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，要不然你睡吧，明天再学。当时我为难得老哭。第二天，鸡叫的时候，外祖母就起来纺棉花，她

把我叫起来，说你早上试一试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。我觉得挺管用，有时候就想起来了。”

这段求学的故事，被刘震云后来写在了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面。小说里有一个孟老师，带着老婆创办一个小学，把村里所有的孩子聚拢来上学。“我记得村里的月亮特别亮，有时我在院里面直接拿书看都没问题。三四年级开始，我数学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看数学书。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，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，你算了三页纸，这个小数点点错了，那就全错了。对于写作，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，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童年的记忆里有姥姥的温暖与爱，也有肚子吃不饱和饥饿的记忆。

饥饿让人屈辱。刘震云记得，有一次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母亲看见了底的米缸发愁，怕主食不够吃，让父亲去镇上的餐馆赊馒头。父亲到餐馆赔笑，结果老板正眼也没瞧他，不但拒绝了赊账的请求，还说了一通话来羞辱父亲。那时的刘震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：到镇上当一名厨子。“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，甭说三个，三十个我都赊给他。”

在刘震云参演的电影《甲方乙方》里有段细节，叶京扮演的富豪尤老板有钱又有闲，异想天开想要到农村吃苦体验生活，结果被扔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呆了一段时间。等葛优他们再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饥饿，把全村的鸡都偷了一遍。电影里的二舅说：“你们可来了。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。一到夜里，他两眼就发绿光。他连耗子都